

草样年华

DAYS
LIKE GRASS

孙睿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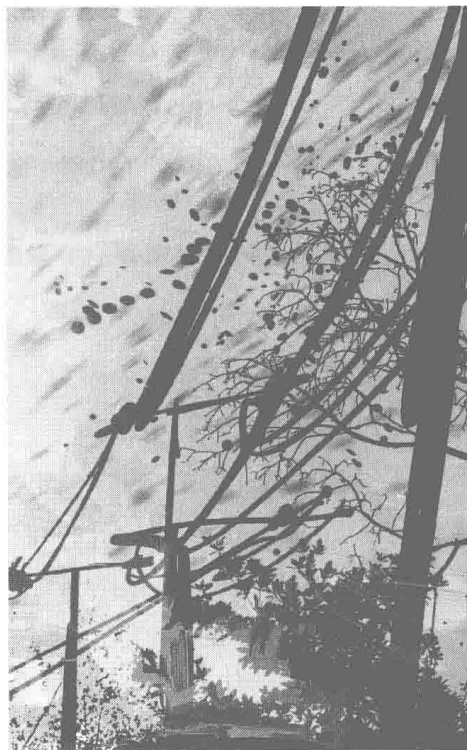
1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ERS LTD

平梯年华

孙睿 著

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草样年华. 1 / 孙睿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594-3354-1

I. ①草…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1383 号

草样年华. 1

孙睿 著

责任编辑 张倩 王青

特约编辑 晏杰然

装帧设计 苏艾设计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1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3354-1

定 价 4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 录

C O N T E N T S

Prelude

楔子...001

当我拿到姗姗来迟的毕业证后，对爱情失而复得的渴望愈加强烈。

Chapter 01

突如其来的生活...003

我和周舟低头依偎着，周围异常安静，我们听得到彼此的呼吸。

我萌发了跃跃欲试的冲动……时间凝固在这一刻。

Chapter 02

我被撞一跟头...069

我感觉世上的一切都是虚伪的、残酷的，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实，而等待我的，或许是更不可思议的事情。

Chapter 03

颓废到底...139

现在我终于能够把啤酒的苦杏仁味当作醇香来品味，
我也终于明白了那些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Chapter 04

风中的舞蹈...201

周舟就这样离开了我，除了悲伤，我一无所有。
赤橙黄绿让我混淆了颜色，不知道该去选择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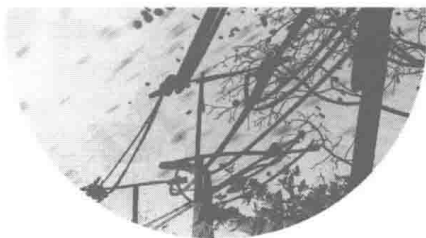
Chapter 05

尾声...279

我这才感觉到，其实自己是傻×行列中名副其实的一员，
而且是他们中最傻×的一个。

Prelude

楔子



当我拿到姗姗来迟的毕业证后，
对爱情失而复得的渴望愈加强烈。

当我拿到姗姗来迟的毕业证后，对爱情失而复得的渴望愈加强烈。

毕业一年后，我勉强通过一门功课的补考，从系主任的手中接过毕业证书，上面贴着我毕业时的照片，一张一寸黑白免冠照，我的满脸阴郁被记录在相纸上，眼中透露出让人难以理解的神情。想起自己另两个时期的毕业照片，不禁有种时过境迁之感。

小学毕业照片，我稚嫩的脸上流露出天真无邪、发自内心的缺心眼儿似的傻笑；中学毕业照片，我咧开唇边长满黑色绒毛的嘴，强颜做出皮笑肉不笑的表情；而现在的这张照片，我怎么努力也笑不出来。

Chapter

01

突如其来的生活



我和周舟低头依偎着，周围异常安静，我们听得到彼此的呼吸。

我萌发了跃跃欲试的冲动……时间凝固在这一刻。

1

北京的某片地区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工厂和高矮不一的烟囱，它们曾经为振兴民族工业和提高空气污染指数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今天，它们却已处于瘫痪状态，等待陆续被拆除，颇像地主家的大老婆，失去了生机与活力；由一座座高耸入云的现代化建筑取而代之，在此处拔地而起，犹如刚过门的小媳妇，备受青睐。

大烟囱和摩天大厦鳞次栉比，交相辉映，挺立在北京市上空，构成海拔最高点。如若谁想鸟瞰北京城，可以喝着咖啡端坐在这些写字楼高层的窗前，或是拿着扫帚爬到烟囱顶端去打扫烟灰。

我的学校便坐落在这些工厂和写字楼的包围之中，它就是北京××大学，简称北×大，以“四大染缸”之一的美誉扬名北京，尤其在高中学生中间流传甚广，但每年仍会有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因扩招而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丝毫看不出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已在北京实施多年的迹象，倒是录取分数线越降越低，以致让我产生了“这还是考大学吗”的疑惑。

这所学校诞生过工程师、厂长、教授、总经理、小商贩、会计师、出纳员、网站CEO、小偷、警察、嫖客、妓女、诗人、作家、摇滚乐手、音乐制作人、画家、外籍华人、运动员、记者、骗子、白痴、技术员、建筑师、传销商、保险代理人、包工头、科长、处长以及游手好闲职业者，唯独没有政治要员，这或许与学校的环境有关，但更多源于学生自身，因为但凡考到这里的学生，无一例外地没有政治头脑——有政治头脑的学生早已坐到了清华、北大和人大的教室里。

一直有这样一句话广为流传：好男不找“二外女”，好女不嫁“×大男”。尽管我已将它背得烂熟于腹，但还是被招生办的老师毫不留情地招至北×大的机械

系，对此我深感迷惑——我并没有在志愿表中填报该校啊？

后来才知道，是我高三时的女友暗中搞鬼，才使得我稀里糊涂地考入了这所学校。

当时北×大属于第一批录取的重点院校，凭我那点儿浅薄的数理化知识，做梦也别想考进去。所以很有自知之明的我在第一、第二次模拟考试之后，便将填报重点从二类大本转移到外地三类院校的大专，而且是极其冷门的专业，其中一门我记得尤为清楚，叫作“无脊椎动物语言学”。

我这么做并非没有上进心，只是不想去做垫着石头摘月亮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可女友却趁我吃完午饭去厕所之际，从我的书包底层翻出志愿表，私自替我在一类大本志愿栏中填写了北×大的机械专业，并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肆意将“服从分配”后面画了一个又大又黑的钩，然后立即将我们二人的志愿表交给了班主任老姜。

老姜在我和女友自由恋爱的道路上设置重重关卡，围追堵截到了我和女友放学出校门三公里内不敢走在马路同侧的程度，还以我个儿高为由，将我调至教室最后一排，而安排女友坐在第一排，美其名曰女孩子应该锻炼锻炼，没事儿多帮老师擦擦黑板。女友为了肺里不吸进粉笔灰，总是憋红着脸坐在前排，让老姜以为她抹了胭脂；同时，我坐在后排饱受看不清黑板之苦，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更有甚者，老姜为了继续拉大我和女友的距离，险些在高考前夕不顾我对数理化的热爱，非要把我弄到文科班去背“文史地”。我跟老姜说我对理科班情有独钟，老姜说那你的理科成绩为何如此之低？我说热爱归热爱，与成绩高低不是一码事儿，现在我还有些分数，如果去了文科班，恐怕连这点儿分也要随着我在理科班的消失而消失——我以后不谈恋爱了还不成吗？老姜见被我看穿他在想什么，便不再强求，只是说，你好自为之吧。于是我和女友开始在老姜的眼皮底下装作素不相识，连她因T恤衫没有遮住牛仔裤而露出内裤的花边时，我都不敢吭一声，任班中男生肆无忌惮地将目光盯在女友的后腰上。

这次，老姜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看过我和女友的志愿表后，说：“想不到你们在这种时刻依然志同道合，看来我只有祝你们白头到老了，但千万别因为儿女私情耽误了高考。”

后来的结果是，我在考场上想到不久的将来就要流落他乡去学习非人类的语

言，也不知道我在衣锦还乡之时还能否流利地用汉语对女友说：“等了这么多年，辛苦了，你还好吗？”想着想着，我的心中便涌起一种叫作凄凉的感情，顷刻间，那些在脑子里堆积了多年，导致我学习不好的东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思路豁然开朗起来，奋笔疾书，一下子做出好几道题，还在作文中写了几个漂亮句子，推翻了学习委员妄加于我的评语——脑子里有屎，不是学习的料。

在同一时间的另一考场，女友幻想着我们考入同一所学校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花前月下了，不必再躲躲藏藏，想到这里她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监考老师赶忙跑过来体贴地问道：“同学，是卷子印错了吗？”

女友带着意犹未尽的笑容说：“没有。”

监考老师不解地说：“没印错就赶紧答题，这可是高考，考完了有的是时间笑。”

高考结果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女友在知道分数后愁容满面郁闷了一个暑假，而我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却不知是喜是忧。

8月底，女友收拾行李准备去上海的一所专科学校上学，同时，我准备到西单乘坐25路公共汽车去北×大报到。一些想上北×大却没有考上的同学刻薄地对我说，那可是大染缸啊！我听后心头一沉，心想，这下可完了，“好女不嫁×大男”已成为北京女孩的口头禅，待我毕业时还会有良家女子嫁给我吗？我也许要为在北×大读过几年书而光棍儿终身。但当时我还是拍着胸脯颇为自信地说，我要推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定律，做一株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

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北×大的男生名声如何，在寻找异性朋友方面还是得心应手，颇为容易的。

2

女友对高考的结果失望至极，在愤愤不平的同时提出与我分手。我没有丝毫犹豫就接受了她的要求，因为我们的结合纯粹是无理取闹。

那时我们正上高三，升学的巨大竞争力压迫得班中每个同学都苟延残喘，彼此间没有了团结友爱和相互信任，取而代之的是钩心斗角和残酷的明枪暗箭。大家在这种环境下倍感压抑，于是纷纷寻求自己的红颜知己。对于拥挤在高考独木桥上的

人来说，异性比同性更容易接触和沟通。

女友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同我好合的，当时班里的这种气氛成就了好几对情侣。

由此可以看出，我与女友的结合存在明显的动机不纯，我有被利用的嫌疑，好在我并不认为自己吃了多大的亏，所以一拍即合。当天晚上，我们有了亲密接触，女友忧心忡忡地说：“我们之间好像还不是很熟。”我一想，的确如此，从高一入学到刚才她说那句话的时候，我们之间说的话总共不超过三十句，我对她更是不了解，只知道她叫韩露，是与我同班的女同学。

我对韩露提出的分手要求坦然接受。事后，我象征性地惆怅了几几天，然后便将一切抛在脑后，找同学去八一湖游泳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因失恋而装扮的痛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谁让自己当时年纪小呢。

3

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带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舅舅舅妈的千叮万嘱和美好幻想步入北×大校园，并未过多留意校园建设，而是将更多精力用来观察像鲜花一样盛开在校园的女生。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找一个女朋友。

这是阳光无比灿烂的夏末的一天，姑娘们穿着刚刚盛行而尚未出现于中学校园里的吊带装走在路上，像一条条美丽的热带鱼在我眼前穿行而过，让我浮想联翩。当然，这些艳丽的姑娘都是高年级女生或是青年女教师，大一新生不会因为刚刚离开中学就突然变得光彩夺目。也有个别努力打扮自己的新生，但她们拙劣的装扮会被我一眼看穿——涂得深浅不匀的口红和极不相称的高跟鞋。还有许多女生穿着高中校服，胸前背后印有“北京四中”或“实验中学”等字样，希望以此向外人暗示些什么。其实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既然考到这里，大家就成了同一片菜地里的茄子，大师傅不会因为你是圆茄子就把你做成炸茄盒，而因为我是长茄子就把我做成鱼香茄条，我们将来的命运就如同茄子终将被吃掉一样，获得印有“北京××大学”字样的毕业证书。

在经过报到、交费、领取宿舍钥匙等一系列烦琐又必不可少的事情后，我端着

一个白底红字的搪瓷脸盆，爬上五层楼又穿过长长的楼道来到宿舍，用那把还带着毛刺儿的铝质钥匙打开了宿舍的门。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三张上下铺床，上面有绿色的被褥和蓝白格相间的床单以及一个荞麦皮芯的枕头。我走进宿舍，油然而生一种走进“牢房”的感觉。

学校分给我的是下铺，这并非出于我的主观愿望，而是按学号排列分配，到我那里正好是29号，下铺。

学号以高考分数的多少顺序排列，我们班有三十个人，也就是说我是以班里倒数第二的名次入校的，而这个名次恰恰也是我在高中班级的排名，不过是正数而已。

我的学号前面有个偶数女生，这才使我得以分到下铺，这个偶数究竟是多少呢？它让全班男生以及任课男教师都大失所望，它是2。

4

我是同宿舍的六个人中最早走进这间屋子的，这也是他们选举我当宿舍长的原因所在，有点儿像水泊梁山的故事。

进了宿舍后，我一边整理被褥一边幻想与我同屋的是五个什么样的家伙。这种幻想纯粹是凭空捏造，我既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没见过他们的照片，但有一点我绝对可以肯定，他们是五个男的。

就在我收拾包裹的时候，门开了，走进一个满脸青春痘、背着一把吉他的家伙。我们寒暄了片刻，我对他有了初步了解。

杨阳，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正是因为他的存在，我的入学成绩不致沦落为班中倒数第一。杨阳在得知我的高考分数比他高出一分后，诚恳地说：“哥们儿，你学习比我好，以后就请你多多关照了。”然后递给我一根“都宝”。

在日后的学习中，杨阳的成绩既没有进步也没有滑落，稳坐全班倒数第一的位置。

就在我和杨阳抽烟的时间里，同宿舍的另外四人陆续到来。我们互报家门后，除了一个叫齐思新的接过我和杨阳递的烟，另外三人摆出一种坚决杜绝不良行为在宿舍发生的态度。

马杰在把自己的一切物品安置妥当后，说：“我报到的时候听说一会儿要

开会。”

“什……什么时候？”张超凡结结巴巴地问。

“好像是11点。”马杰回答。

“对，11点，第一教学楼302教室。”赵迪说。

“咱们正好可以看看班里的女生怎么样！”齐思新兴奋地从床上蹦下来。

“据说咱们班就两个女生。”马杰有些失落。

“‘春雨贵如油’，我得提前下手。”齐思新跃跃欲试。

“就怕是辣椒油，吃了拉不出屎！”我抽了一口烟说。

“不怕，我有开塞露。”齐思新真的从包里掏出一瓶已经用去一半的开塞露给我看。

“走……走吧，快到点儿了。”张超凡看了一眼表说。

我们来到开会的教室，里面堆满了人，其中不乏一些学生的家长，而且父母双全，我们只好站在教室门口。系主任在讲台上声嘶力竭地喊着：“请安静了，我们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的谈论声立即消失了，某学生家长突然在这个时候放了一个响屁，引得大家一片哄笑，坐在那个家长身旁的学生狠狠地瞪了自己的父亲一眼。

两个女生气喘吁吁地跑上楼，伸着脖子向教室内张望，里面早已座无虚席，过道也挤满了人，只好站在我们身旁。其中一个相貌平平的女生面带娇滴滴状地问另一个稍具姿色的女生：“你听得见吗？”

那个女生说：“听不太清楚。”

齐思新插话说：“用不着听清楚，都是废话。”

“你们也是这个系的？”相貌平平的女生问道。

“对，我们都是一班的，你俩是几班的？”齐思新显得很热情。

“我俩也是一班的。”这个女生又说，“我叫陈铭。”

齐思新自报了家门，然后问那个容貌姣好的女生叫什么。

“佟小娅。”那个女生冷冷地说。

齐思新又问了佟小娅许多诸如高中在什么学校、高考考了多少分、为什么报机械系等问题。佟小娅的冷漠被齐思新的热情化解，两人攀谈起来。被晾在一旁的陈铭愤愤不平。

女孩子应该懂得，男生对你是否热情取决于你的容貌。如果哑巴在你面前都开了口，那么你一定漂亮得跟天仙似的；但如果说相声的见了你都哑然，那你一定是长得不能看，这时就要好自为之，别再奢求什么。

陈铭看着齐思新和佟小娅聊得火热，很是不平衡，说：“你们别聊了，我都听不见老师在讲什么了。”

齐思新对佟小娅说：“我们去那边聊。”于是两人去了楼道的另一侧。

教室里传出系主任的声音，他说校园内禁止吸烟、男女生勾肩搭背等现象的发生，为了对学生进行监督，学校组织了一支由党员和先进分子组成的纠察队，他们游荡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如发现违纪者，便会将其记录在案，及时通知班主任对该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这番话赢得台下家长们的一片掌声，学生们却不由自主地发出“嘁、嘁”的嘘音。

楼道的那一侧，齐思新在给佟小娅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什么，佟小娅“咯咯”的笑声不时传来，齐思新愈加神采飞扬。

5

住宿舍的第一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狡猾的蚊子不知在何时吸走了我的血，当我感觉痛痒的时候，皮肤上已经隆起一个个又红又大的包。我问谁有风油精，杨阳在床上扔给我一盒尚未开盖的清凉油，我便将它涂抹于患处。

闷热的空气和蚊子的骚扰折磨得我毫无睡意，我从床上起来，到水房喝了一肚子凉水。

杨阳正躺在床上看书。赵迪和马杰在下象棋，赵迪赢了，让马杰给他打洗脚水。马杰说：“洗什么脚，赶紧睡觉，你看张超凡和齐思新都睡着了！”齐思新和佟小娅在校园里溜达了一个晚上，现已身心疲惫。

我问杨阳：“困吗？”

杨阳说：“不困，我习惯晚睡晚起。”

“咱俩去楼上待会儿？”

“走。”杨阳合上书，跳下床，随手拿了他的“都宝”。

月朗星稀的夏夜，楼顶安静异常，一阵微风吹来，使我顿觉凉爽。我们席地而坐，杨阳掏出那盒“都宝”。

“你刚才在看《生活在别处》？”我问。

“嗯，你看过？”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本。”

“他的小说你都看过？”杨阳问我。

“看过几本，也不知道他到底写了多少书。”

“你觉得他写得好吗？”

“别人说写得挺深的，我看不出来。”

“他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给人感觉挺牛B的。”

“扯淡！那样的话上帝还不得笑死？！人类每时每刻都在思考，猿人不思考怎么能吃上熟肉？古人不思考不会有四大发明，我不思考更不会考上大学。”

“正是因为人类经常思考，把上帝逗乐了，所以他老人家一高兴，就给了我们火种，给了我们四大发明，还让我们考上了大学。”

“那我以后就天天思考，让他多照顾点儿。”我把烟头弹到远处，说，“你把吉他拿上来弹一段吧。”

杨阳取来吉他，唱了许多他喜欢的歌，有崔健、许巍、郑钧、老狼的，还有几首鲍勃·迪伦的，我听后赞不绝口。

“我这也是瞎玩，将来我要搞一个自己的乐队，唱自己的歌。”说这句话的时候，杨阳给自己点了一根烟，抬头仰望着夜空。

我们的话题先是围绕着看过的书和听过的音乐，最后定格在理想上面。我告诉杨阳，目前我的理想就是找一个女朋友。

聊了很久后，我们回宿舍找来几张报纸垫在楼顶的地上，躺在上面度过了大学生涯的第一个夜晚。没有闷热的空气，没有蚊虫的叮咬，睁开眼睛便能看到辽远的夜空，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天空飘洒下蒙蒙细雨，落在我和杨阳的身上。要不是我们被雨水淋醒，这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

6

很快我便和杨阳成为要好的朋友。虽然他自己不买手纸，总用我的，还在宿舍里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得极大，或者在我睡觉的时候坐在床头弹吉他，但这些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反而把我们联系得更紧密，使我们有一种相见恨晚的遗憾。

我对杨阳说：“我怎么没早两年认识你小子。”

杨阳说：“我高中怎么没有跟你在一所学校，来抽烟。”他递给我一根“都宝”。

“抽我的。”我掏出一盒“中南海”。

杨阳接过我的烟，说：“以后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

听了这句话，我觉得杨阳挺仗义，但又一想，自己好像有点儿吃亏。我抽的烟是“中南海”，而他抽的却是“都宝”；他洗脸洗脚用一块毛巾，而我是分开的；我的袜子是一个礼拜洗一次，可他的却是一个月洗一次；好在我没有女朋友，否则他还要给我戴绿帽子。

杨阳也有一些我不具备的东西，可我对它们毫无兴趣。他脸上长了青春痘，买了一大堆“去痘灵”“除痘膏”之类的东西，而我的脸平坦光滑，根本用不着这些压抑青春的化学药品。杨阳还有一副二十磅的哑铃，每天晚上都要坐在上铺练劲儿，吓得我不敢躺回自己的床上睡觉，唯恐避之不及。

7

学校并没有立即安排上课，而是把我们这些新生一车车地送到位于北京乡下的某军事基地参加训练，美其名曰培养我们严谨的生活作风。

军训的生活实在是枯燥无味，除了每天汗流浹背地训练，吃饭前高唱革命歌曲，三天两头去医务所开点儿西瓜霜和黄连素，还要隔三岔五地站岗值夜班，以防一些无心睡眠却闲饥难忍的学生潜入食堂偷馒头或一对对男女同学在齐腰高的草地